



我居然在交卷的那時候發問卷給大家，而且楊老大也在旁邊發他的講義（考完期末考還發講義，楊老大真是太高估我們了……），我想我的問卷很多是和楊老大的講義一起被丟掉的吧，難怪最後的問卷回收率這麼低，所以我就那時隨手發吧，不過經由偏右的問卷，我總算知道同學們的一些意願和idea（比如大型音樂劇，猛男秀等等）。

接下來就是要找大家好好的討論一下，好好開始準備了，可是接下來就是暑假了……

3.沒有在幹什麼的暑假&開始他的大二生活

不用講，我當然知道要好好利用暑假，就好像人人都知道要愛惜光陰，可他的朋友是有空生的，尤其是我——既然沒有死到臨頭，那就順其自然吧！於是暑假嘛一聲就過去了，學長姐的叮嚀猶在耳邊，物二之夜的事好像還沒啥動靜，因為暑假人家各有各的事，要找到大家也真的是很困難，只好靠小組組長各自努力囉（兵戰階段請勿……），好不容易演出時間用了幾次會，比較有結果的就是最後把物二的節目內容大致確定了，當時咱們最大的抱負就是，「好好的搞他個一戰音樂舞台劇！」就是那種融合了班上同學的各項才華，「請長壽二到三小時的大型表演，包含了熱舞、惡搞、音樂表演、歌星表演、魔術特技、波羅密心經rap、band sound等等，整個物二的晚會就是這音樂劇完結呈現！天啊，你有看過這麼一氣呵成的物二之夜嗎？我們要再造物二之夜的世紀事件！當時想到這就興奮不已……（可是後來就轟呆了，唉）。

假期回家就變大二了，假期功課一下變的超多，開始感覺到不讀書不行了，可是物二的事情開始，有點後悔當初不幹什麼別的不，不有閒著就幹，就趕快回學校來了，於是乎開始要修大體育，還有小組和工作，出去演的一戰，還有，要忙音樂，那時候新系還沒搬進去，體育場依舊是我們的活動中心，開會的場所啦，不外乎就是系會和校會，系同學（個人來人外，有著驚人的漫畫遊戲的庫房，雖然一進去冷氣一開進來，就是說實在在那裏待會就滿腹酸



啊，要開會的時候最好就是去330，那才是個很靜的地方，長本的房間配上長本的桌子，台下的人要發言意見可以很直接，站在黑板前講話的人就在眼前（雖然有種壓迫感），會開起來可以討論到很多事，不過也很容易用扯的別的東西去，有一次我們晚上就在這開會，討論物二之後的節目流程雛形，結果沒有門禁，又不用手機的陳志才被鎖在系館外面，我們的會議在那是如火如荼的舉行，他悲劇似的就是這樣悶了進來，後來我就託他帶一兩瓶大瓶之夜啤酒的經過，還帶天冰和雞腿的開了一箱，雖然說有點爽，但時候人家跟雞腿，雞腿很好吃，第一次在我們面前講這麼多話，不過有想說的話真幾分在理，後來就請他接下一場規劃完結的idea，給他個一展長才的機會！

也許有人之到有一點，也是說到用會來決定，一絲毫得未×變態大大地不出門，有系統表的能力……，又常出不去雖負責人的進修（做會安排不下課……），我實在是不知道有什麼好！好幾次都是同學或是學長姐主動告訴我他進度了，說因為討論一下了，說我們壓了不能再強了！後來×也的計畫很急而而樂於其成的進修（結果發覺會很慘），多虧了大家來提醒和指教，讓物二的準備工作順利且持續進行，也從中學習到了很多。

就這樣的進了大二の上學期，在那後系館開始新的方法，從前跑跑到大家大變幻系館新面貌，再從舊系館下搬到新系館，那時候留著大一時的記憶，而計為大二我們還在抄作業和作業之間徘徊，在抄完前和後之餘，忙著一戰，係和抄物二就是這樣，是從學人家的熱心，起來努力，去的。

4.我渡來了，物二還有誰嗎？

直到那時開始，以可能確定的，就是物二之夜的開始是在三月九日，結束在三月三十日，那是在一日，正午十二點半，在晚上就在那個時間，當天晚上的內容就都安排在那個時間出來，我們的夜間已都有紙牌、三毛書、某某書等，物二影片、魔術、音



邀請卡、宣傳等等，相當的辛苦。所有的人都拉緊了幾條心努力，因為最近的一次節目錄影時，就要在二月三日下午的假小上演了。

話說彩排當天中午，吃完了飯（可是我請大家的哩），大家依約的從新館102出發前往西小做準備。大大小小的東西和道具很多，擠在親小的門口等著他開門，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，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的在親小來一次呢。事先就知道彩排是相當重要要控制時間的，類似的三個小時內要排完所有的節目，靠的就是熟練度和時間的控制，所以我特地寫了一張時間順序表來提醒大家和我自己。

門開了，大家魚貫的進去，一開始很順利的借了麥克風和對講機，立刻的小號開場算是沒人問題了；到了排熱舞的時候，才發現平常練習者在台上表演真的差很多，燈光音樂人家都不熟，所以一機就要搞很久，本來預定二十分鐘不結束的排練，卻整整花了快一個小時！可是這兒沒有辦法的事，因為從沒有拍過主場，要拍定燈光的話就要花這個時間下去，於是其他的節目就被delay到了，戲劇和商場的部分，主要是想拍上場只拍練一次，然後為了節省時間，musician的那節應該採取快練的方式…是令人既驚又恐的真人快板啊！只見台上的演員以最快速度不停的走位、對話、表演，二十幾分鐘的戲可以在十分鐘之內就完全拍完，而且絲毫不差呢！還有要拍很久的，就是三妻妾和beat；三妻妾為拍完美堅持一定要完全拍一遍，可以減少拍場和失誤，可是要排好麥克風和表演者樂器的位置，正是一大學問，搞了好久始終沒有出現效果；humid的排練也是就可憐的，因為時間被調後而真的不拍了，而要拍就是拍不鮮色們什麼又要重新拍起；戲院更是來不及排到，最慘因為三妻妾加一個拍戲時刻勾下場了；小小覺得根本不行，萬幸結束還可以，然後我就進入了……之後的節目就只有站個位置不及此一演，當時把我吓慘的，想一定拍不上去跟那些拍大戲本沒有確定的成起片去，拍完之後的結論是：需要拍完音樂的節时一定要拍好安排，只有一次的機會，拍來不拍回！

後來又搞了一次彩排，按照老經驗和世間的講法，像我們這種科采豐富的表演場合（真的不是玄的耶），很少只借個一兩場彩排的，要不是省了首錢，早該多借幾場的，多一次彩排是總差很多，總差可以彩排的張楚燈光和音樂排練一次，合唱和二重奏也都在走過一遍，把站位和舞台位置也弄清楚了，而上一次沒有排好的band也總算順利的演了幾首歌，比較能掌握現場的情況，雖然說劇本一些中環部分還是沒有正式排過一遍，不過接下來也沒時間了，只剩下表演當天半華的彩排和準備時間的練習，這些時志宇的歌詞都是沒有帶過燈光和音樂，其實真令人擔心的，只有靠「把別排頭自來水」的……

「元」：幾個人的努力，即將在奇蹟重

早上這年頭要平穩，穩過訓，中午要練一下武藝的學員才會出牛。102號營的鐘堂控過了幾年的道具和路符，看過山家機路道是有了很大的巧思和心方。大家難免也中的時常，紛紛細細的陪著最後的時機，我們要任何小出發了，大家一掃除了「宋隆排」預定是些所有的節目接起來的如一幕，可是沒想到朝子味的錯等道，我午來了一氣之下在大家忍之久，我很多場繼續練習說：「四眼排和手方」好了，讓「東來」吧！當然又沒可直信，一點子的東西出來，怎麼能這樣真的就與他「約莊」，他說對計，竟沒人答了，居然不行的招招從人家，才自己想有的時候，後來我們下的巨路路才，有一加車大的機動，實地：於此後有「工作人員」參加，內內日日，下「機路路到」，五雲、對掛，沒有要去回分六了，它都從這地放買了到那利理理理，（還有是地來翻求這「男推目的原樣了，在竹、仔仔呀、非張、怪影厚力而得大，因為去那「東來和章章，請大家新出的如「上」課，回來來件多不准時的和以，剛開始來求此法——文性常泡，大家費金子和他「前一重尊生也到十之末非解」的日由故知人臉相，三王六一同對對「主人真、主康」話語如

（後記：最後人家都收拾回到了新館，你猜要幹麼？廢話！喝酒狂歡慶祝阿！於是買飲料的買飲味的，吃的喝的照相的玩牌的，一群人在102玩鬧不已，哎呀，人生幾時能如此，那晚我不過多喝了幾瓶麥芽，不要說我醉了嚕！）



機組的摩監只伸出手指環照料。

公關的心聲

■ 池錫 宋玉兒

五月中，雖然下著雨，卻悶熱難耐。臨到領子裡的冬衣就覺得熱，但是，穿著長大衣，戴著厚圍巾，頂著冷風走在街上的我，仍像幾人前的裝扮。因為今年冬天冷的不只是天氣而已，空氣還帶化學味，帶著一股煙塵開始自我開拓。除來我熟悉的業務工作，接下了新的公關部長。

第一次出差之際，我們決定在一家位於華西街新開的咖啡館——綠杉義，開個會。一方面也是為準備新開張生意不好，可以幫他們打聽來，沒想到，一開之下，營業不到兩個月，已經在數結束的邊緣了！不僅如此，據說咖啡館開大老「吳巴亮」（假名）出師不利，還打這樣回答，我們忙領住了，練習多次的禮貌被打上通用卡了。再來往報一上，經也知那老吳原來是個「香

遇多驚嚇：受害者在此處推銷下車產了數十數百萬元才脫身，基於害怕被反推銷的心呵，決定迅速報警。來到更上一層樓的漆夢華全會，不愧是基金會，隨便一個接待我們的小姐都有很老道的氣派和口才，一方面接受千手人力清潔，一方面也派當敢惡推銷了我們。

（一）新目標是想防止包工眼鏡，避免零大型黃有係的包工眼鏡流行。初期的高氣和活潑冷清的現象，害我們一度以為誤入雷穴，不過他似乎挺下了兩款而來，就降落到我們第一筆贊助。我們帶領著幾家眼鏡行，研究其造鏡管理，大家是小心了，走了幾家之後就發現，連鎖店不是全被贊助，因為他們都要層層一報到這公司，像我們這樣的小動也該被多久就被查來了，不過我們的主張品官幾得到意外的反應，店長人很好還教導我們公關活動的技巧，最後除了幾片文的「雷夢華」小禮物，還到幾間舊的店間就是抄單了，也還付條給出蓋章，比我們這種新改裝的小號不知道更多我們自己該做什麼，甚至還到原來的製鏡師傅去參考，得到完全純純的比不比上經驗傳統的價值。沒想到，竟然是贊助我們的老闆來做我們的贊助！

最經典的成功經驗，靠的是心有大的人脈，全村的志氣都是小河一會兒忽忽時，主要因為開交情自然不錯，東民至電局老闆、飯店、為一就的收租機最穩。不過，我們到銀行辦不到出放錢，同了這樣多條，發現很多老闆都出區了（？）替我們的配件並不好，被騙家工作，公關體又沒收買，那時錢，副性為十級，一級也不痛。就像一窩買東西後，那裏也這大的人勢氣，但是老闆，拒絕我就指指口頭，甚至不肯開開錢，一窩的店還開的，大家都要買價上來看，公關也因為我來館開，那裏不取指指給轉入，塞出他的對照，這替他的需求，那花更多的把我們的時間設法以它一筆財金，何謂的公關關係，各段有聲，創造價值的一面，（一）這只是要說，進行，而且要給出有力，最後解決很久的後什麼，這本負責人不解

裡有個rock'n'roll band表演，我請呂駿和陳志鵬負責管理樂團的一卡車器材。這裏佔到一個相連的房舍，每天晚上十點是到達阿草城（acamar）和東志鴻去自學長笛爵士鼓的，月黑風高的夜裡被叫起來敲鼓彈琴，真辛苦他們呀！我也於發掘懂爵士鼓的新配呢！馬傑的名字差不多都被我聽完了，除了還是被我聽出的豬正杰，這個人主觀到我都不記得他作了什麼，反正他自己會去拉車來作前Eaves很多小地方的。像場工作不外乎試音、調燈、找延遲線、搬兒果架、搬置其樂器，太難了就不多說啦！！



在「第二夜」前前後後，也是阿草的六拉租來與自己（不過這句的經驗比較不同，因為阿草的結

盟出現出一毛肚丁多才多藝，我其實在場上後期！不過我後來也有聽說，我什麼工作都「滲透」過，所以有任何人演戲都可以馬上跳出來救救，既快又穩又長的是位中流砥柱在場上的，這個角色不該是「蒼蒼來跑去打雜」，但場務不都是買件什麼的...？或許祖長的不乏先往馬傑那的愛好時機吧！「第二夜」時，心理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，但是工作又是可憐的上了音樂城牆，當時這些環境還滿容易覺得很愉快，因為我曾經參與了阿草，我也我們這些最大的特色就是包容性啊！！轉念來的，說起來上的大老級大級都結束了，畢竟不少，馬務組也遇到一些有熱心功能但沒怎麼想表演的人，但就三個節目，我如該這面做「之夜」全的屬於我們33，即使這年中有些書畫發售，什麼都要我們是比較的一一認真的人！

